

高坦洲 我的梯田记忆

黄燕妮

朋友去贵州旅游看梯田，去紫鹊界看梯田，去云南和江西看梯田，都说恍若仙境，我哪儿都不去，因为我老家有上排和下排——我记忆中刻骨铭心的梯田。

老家叫高坦洲，名称的由来谁都说不清，我想，先人取地名，多是因地象形，如象鼻山、仙女瀑布之类，而高坦洲太普通，没有奇特的地形，也没有优美的传说故事，只几座高山连在一起，像汉子的胸膛，站在山上任一处，都能将新生村收在眼底，应是“高”；山基平坦些，住了我们生产组几十户人家，应是“坦”；斜滩河从新生村正中穿过，将整个洼地一分为二，河滩两边是沙石、柳树林，内侧靠近山脚处我们把它叫做“洲”。三处合在一起，便叫做“高坦洲”了。

高坦洲的洲上有上百亩良田，只是它不完全属于我们组，仅靠几十亩大丘田养活不了组里的百多号人口，大伙齐努力，在山基上开荒造梯田，于是高坦洲就有了两片雄赳赳、气昂昂的梯田，大伙把这两片梯田叫做“上排”和“下排”。

上排在我们组的入口处，田丘上小下大，有点像“金字塔”，土质肥厚，阳光充足，可惜水源难求，除下方几丘田能靠着偶有偶无的几眼小泉解渴外，大部分田水的供给都得依靠唯一的水渠——高圳。高圳的水不是常流不断的，它是组里人们为了灌溉上排的人工渠，只有在耕田或浇灌时爬到源头去，才能把水引入。

到了双抢时节，上排最是热闹，各家各户的主劳动力倾巢而出，连小孩子也不敢闲着，上蹿下跳，看稻把在打谷机旁堆成垛，再看大人将稻把塞进飞转的滚桶中，谷粒像暴雨一样落进打谷机桶里。

我家上排只有五分田，大大小小却有十几丘，处在最上端。每次收割稻子，要把自家的打谷机抬上去。打谷机笨重，须两个人一起抬。抬前面的人一般是家中的主劳动力——爸爸，因为打谷机的重要主要集中在前部分。后面虽轻，却要将头伸进桶里，视线不好容易摔跤，木桶坎在肩上印出深痕，再加上谷穗上留下的芒刺沾在出汗的皮肤上，更是火辣辣的疼，这活总是落在妈妈肩上。我和姐姐也没闲着，一人挑一担谷箩，谷箩上是打谷机的四块盖板——因为个字矮，说是挑，不如说是一路踉踉跄跄拖上去的。

打谷机抬上自家田里，找一丘最大的田放定，快速组装，就开始打谷子了。烈日当顶，虽然已是汗如雨下，却不敢有半点懈怠，必须赶在太阳下山前把谷子挑回家去晒。可老天会不时来一场大雨，把本已沉甸甸的谷子洗个酣淋漓漓。晒热的谷子加上雨水，如不及时晾干，很容易发芽，这是全家人半年的口粮，可开不得玩笑。爸妈把淋透的谷子从谷箩里捞出来，堆进箩筐，挑在肩上就往家赶。我和姐姐则背着打谷机盖板走在后面，看着扁担和爸妈的背一同被压弯，听着

箩绳摩擦出的吱呀呀的响，小叹一口气，因为接下来，还有更艰难的挑战。

早稻已收进家，谁都想快点把晚稻秧插了。要犁田，必须有水，于是，又是全家出动，背着锄头守水。上、中、下游，你争我抢，剑拔弩张，谁都不相让，最后每家只润湿半丘田，没法插秧。为了水，伤了邻里感情，又误了插秧时间，那可真不划算，于是组长提议，大伙一致通过，采用最原始，也是最公正的办法——抓阄来排时间点，轮流放水。这样好了，定好时间点，不挣不抢，欣然引水耕田插秧。

下排在高坦洲与坦下交界处，水源充足，气势比上排壮观得多，大大小小自有上百丘梯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能感受到它有节奏的层次和优美的曲线。刚插完秧，绚丽的阳光照在田丘的水面上，翠生生，亮闪闪，直晃你的眼。稻子成熟了，山风吹过，一条条地翻着金浪，空气中特有的稻香充斥鼻腔，让你实实在在感受到这是站在希望的田野上。

下排水源边是我家的自留土，土边有几棵竹子，我们把那叫竹窝。春天来了，妈妈拣了几十个鸭蛋在灯光下照几下，然后挑出部分，让母鸡去孵化。待小鸭破壳而出满地跑了，妈妈说小鸭吃蚯蚓长得快。于是，我和姐姐用竹篾子装好小鸭，抬着到竹窝挖蚯蚓。竹窝土壤潮湿肥厚，很适合蚯蚓生长，一锄头挖下去，能翻出十来条蚯蚓。这时小鸭们便一窝蜂地冲上去，你争我夺抢食美味。有时翻开土层，还会遇上几条又大又长的蚯蚓王，它们互相缠绕着，分泌的粘液在缠绕声中发出“啫啫”的声音，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在地面形成光斑，正照在蚯蚓蠕动的身体上，能看到它们身体颜色在不断变化着。我和姐姐害怕极了，觉得这么大的蚯蚓，以后肯定会变成蛇的，谁都不敢去动它们。可鸭子们却不管，互相抢食着，结果因为蚯蚓太大太大，一头呛进喉咙，另一头却在外面晃荡，旁边的鸭子跑来分食，两只鸭子就着一条蚯蚓开始了拉锯战。我和姐姐怕两只鸭子再僵持下去都得噎死，于是，一锄头下去把蚯蚓掐断，却不想锄头碰伤了其中一只小鸭，让它昏死过去。怎么办？这是家中的支柱产业，死一只损失就大了。我俩急中生智，把鸭子捉回家，学着大人的做法，将受伤的鸭用木脚盆扣起来，然后拼命晃动脚盆，让它与地面撞击发出响声——大人把这叫“雷公震”。几分钟后，那小鸭竟奇迹般复活，跌跌撞撞又去找它的同伴。我和姐姐长吁一口气，为小鸭的起死回生，也为我们用这种奇妙的办法挽回了家中的损失。只是，我现在都不明白“雷公震”到底是什么原理，只感叹生命的顽强。

下排水源上方是我家的自留山，山势平坦，长着大大小小、高矮不等的油茶树，偶尔也有一两株山苍子树。小时候，我们是没有零花钱的，那山上的山苍子树就是我们可以随取随用的零用钱。一般是放学后，邀姐姐一起上山，将枝条上还带着水珠的山苍子从枝头齐刷刷剥到枝尾，拿掉

叶片，碧绿亮亮的小颗粒便在竹篾中越堆越高，差不多了，便过河到供销社山的山苍子收购点，紧张地看那长满横肉的老板将沉甸甸的磅秤移来移去，最终定稳。2毛一斤，一篓山苍子往往能换来七八块钱，足够去集上买个最大的西瓜回家吃。买回却舍不得立马吃，只将瓜浸在下排沁凉的山泉水中，等得爸妈归来，把瓜抱上八仙桌，一刀下去，砰然炸开，翠绿的皮，红的瓢，黑的籽，瓜被切成花瓣状，每人拿一块，细细品，慢慢尝，相视一笑，满脸灿烂，满口甜蜜，满心欢喜……当时想，王母娘娘的蟠桃，镇元大仙的人参果应该就是这韵味！可惜现在吃起西瓜来，平淡青涩，怎么也吃不出儿时的那个味！

浸西瓜的水必须到下排的另一口水源口——蕉坑里去挑，因为那里的水不但干净，而且清凉，用铁桶装着，能清楚地看到桶外蒙着一层白霜——它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蕉坑里地势低，茂茂盛盛地长着一丛芭蕉，应该是芭蕉困水的原因，所以那里大大小小十有七八处泉眼，每个泉眼不知疲倦地将水吐出，像白珍珠，又像白棉球。我们常用手按在泉眼上，想堵住它，可水又从巴掌的另一侧挤出，柔柔的，凉凉的，挠得你心痒痒。搞一片芋头叶菜水，看清泉在碧绿的叶片上滚动成白珠粒，然后一饮而尽，或双手掬一捧泉水入口，或直接趴在泉边用嘴对着泉眼吮饮，都是痛快至极的事情。暑假女儿去济南研学，抱怨为了喝上趵突泉的一口水，拿个瓶子排了个把小时的队，结果跟喝白开水没两样，大失所望，还不如蕉坑里的水清甜——那是肯定的，眼中景，口中物，若少了情感牵绊，哪有滋味？

削完晚稻的下排，对我们来讲，简直就是天然的游乐场。稻谷收完后，人们把稻草扎成把子，放在阳光下晒干，留着给耕牛过冬用。小伙伴们欢喜将稻草研，一个个整齐地放在上、下两丘狭长的梯田头，然后比赛骑马，看谁先下田这头跳到那一头，且稻草把子不能倒。玩累了，就坐在稻草堆里，抽出长长的稻草，搓成长绳，为跳绳比赛准备工具。饿了，就到土里挖几个红薯，然后在田埂上挖个简易的灶，拾来柴火煨红薯吃。那红薯常煨得半生不熟就被大伙抢着吃了，灰弄到脸上，个个都成了花猫。

最有意思的是挖泥鳅。下排水源好，很多田里常年积水，泥鳅自然也多。榨完油茶后，取来油茶饼，把田里的水放干，挖出方桌大一块地，再把油茶饼撒在田里。那泥鳅被油茶饼药得晕乎乎，都钻到掀开的没撒油茶饼的地方。这时，只要用手扒开有洞的泥巴，轻而易举就能将泥鳅捉住。回到家，将泥鳅焙干和辣椒粉蒸，或直接油炸了当零食吃，都是绝妙的美味！

梯田的回忆只有这些吗？不！上排也好，下排也罢，它承载了我太多的情感，刻入了我灵魂深处，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去！

那年，我跟父亲学驾船

刘湘林

1969年，我13岁，在读高小，见学校秩序混乱，我就想跟着父亲学驾船。父母也知道学校当时的情况，就同意了。

是个天降初霜的早晨，天空苍远深邃。湘东攸县嵩山一个叫咸弦的地方，一条枯水季节横河而建的临时水坝，让河面变得宽阔起来。一条刚装完攸县特产“攸饼铁”的船，从码头边悠悠驶来，小木船，3个舱位，前舱稍尖且向上翘，中舱稍宽便于装货，后舱又稍尖，安放3块脚踏板，舷边安装了橹。站在船尾踏板上的我父亲，一手持篙子，一手掌舵，面带微笑，显出驾船老把式的从容；我站在船头，双手持篙子，在船边左右点击。篙子在河床上发出脆亮声响。我们的船缓缓游弋，等待放水出发的时刻。

水坝准时开启，水流向下奔游，一条条船如离弦之箭，向前飞驰。

往下游行船，父亲掌舵，我站在前面“点篙”。篙是小茶杯大小的竹竿，大头一端安上10厘米左右长的铁尖后就成了船篙。一条船前后各一根篙子，需要停泊时，篙子从船前后预先设置的圆孔中往下插，篙子铁尖扎牢水底实体就行了。“点篙”就是人在船前端，手持篙子在急流转弯处，对迎面的岩石等障碍物，迅速用篙子铁尖点击，以避免船头与岩石等障碍物相撞，要求眼明手快点击不落空。我开始“点篙”时，人站在前面的船舱中，每每不能点中，父亲也权当练我的胆，只辛苦地一手掌舵，一手持篙，确保船安全行驶。过不多久，我的胆量大了，就站在船头，手持篙子，点击自如。经过半年多的磨炼，技术更显熟练，父亲也轻松很多，脸上常常露出满意的笑容。

一会儿，迎面而来的是狮子潭，回水湾处，巨石峭壁如张开的狮子口，似乎要吞噬所有船只。父亲老早就侧身扳动船桨，让船避开岩石。我站立船头，把篙子对准岩石，着力一撑，船划出一道弧线，稳妥驶向下游航道。

水流湍急，从咸弦到三门洪，琴陵，河滩两岸时有突兀巨石，急流险滩与打着旋儿的回水湾连接，一个接一个。我站立船头，睁大眼睛，手持篙子不时在左右河边点击；父亲掌握船桨，一根篙子置于身旁，防止船行偏向，准备作应急处置。

经过十里航程，我们的船终于到达酒埠江水库的边缘。有航运公司的大木船或机帆船在此等候接收，等装完便经水库过大坝，运到县城或其他目的地。我们把运下来的货物交给大船，又在大船上接收一些食盐、糖果、日用品等生活用品，或是化肥、农药等生产用品，办好交接回单手续，彼此一声招呼，就各忙自己的事了。

船逆流上行，少了下行时的潇洒，我们是拖着船走，十分辛苦。父亲用一根宽扁带置于肩头，宽带的末端系上铁勾，勾住船头往上拖。我在船舱边往上推。一拉一推，船悠悠上行。那时我想，船尾如果安个机器多好，人就没有这么累。

在回水湾，我们可以缓口气。我跃上船，用篙子撑船，父亲也可放下拖带，松弛一下。

又上行，到一个叫伊桥里的河边，遇一蓄水灌溉农田的拦江水坝。水坝留有方便行船放水排用的口子，水流奔腾，上行船至此，驾船人要提起十二分精神，鼓足十二分干劲。临近坝口，父亲和我都上了船，一左一右成弓步在船尾的踏板上，一齐撑篙。在坝口，我们摆正身体，肚皮朝天，双脚着地，开始齐步再在踏板上退步，船尖在坝口立起，我们旋即着第二拨、第三拨力……直到船上了水坝。

过了这拦江坝，又上行几里路，将船拖回到咸弦江边码头，供销社的搬运工卸了货。之后，我随父亲将船认真擦洗一遍，才算完成了这一天的任务。

驾船有时还很惊险。有次，我们装载着杂木往下行驶，突然天上浓云密布，顷刻下起大雨，两岸水流涌向河道，上游也恰巧有股山洪迫迫而至，河道水陡然上升。父亲凭着经验掌舵，我也全神贯注“点篙”配合。在快要到达三门洪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三门洪河道必经处，有上漂漂来的木排挡住了水道！

“年乃，年乃，快跳水！”岸上有工友呼唤我父亲，要我们跳水弃船逃生。

父亲爱船如命，岂肯轻易弃船？迅速观察后，父亲发现木排呈左高右低斜向拦江，如果驾驶得当，船可以从江右边绕过。于是，父亲高声吩咐我说：“不要怕，好好点篙！”说话间，船近木排。父亲扳动船桨，船头乖乖地驶向木排右边，我瞄准左边树木，用篙子点一下，船头过了关。船舱装了货，船底挨在木排上“沙沙”作响，往下移动。父亲把橹快速抬举放至船尾，瞬间又操起篙子着力一撑，船终于通过了这一险关！

顺利闯关与父亲的勇敢与娴熟技能有关。他以驾木帆船为业，12岁学驾船，16岁开始独驾一船，几十年行走水上，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浪险滩，始终毫发无损。

驾船虽辛苦，但也有乐趣，尤其是我当时处于最喜欢玩水的年龄段，天天和水打交道，天天可以洗冷水澡，自然乐在其中——每当运送货物到酒埠江大坝或者寒婆岭码头，往返水库水道，父亲摇橹，我则完全沉浸在山水间，时不时到水里游一游，十分快乐。我的皮肤晒得黝黑，板寸头虎虎生成，父亲的工友们看到我，都爱抚地拍拍我的脑袋。当然从心底高兴的还是我父亲，在他看来，我就是他驾船职业的接班人。

其实，我内心还是喜欢读书的。第二年，信息传来，嵩山公社办初中了，同学一声约起，我又踏入了校门。

世事沧桑，读书让我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多年来我对小木船保留着特别的感情。小木船是我人生劳动的第一站，也让我时时回忆起父亲的言谈身影。



母亲的手。左骏AI制图

烛光里 母亲的手影戏

刘玉龙

停电了！

刚刚还在争抢着拉灯绳的姐弟俩一个激灵在黑暗中拥向对方，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让本就安静的山村越发静默。

母亲在黑暗中摸索着，搜寻到使了半截子的蜡烛，又在风箱顶盖下摸出橡皮大小的火柴盒。黑暗中，只听得“刺啦”一声，火柴在火柴盒的侧面迅速划拉了一下，漆黑的屋里渐渐燃起了袅袅的烛光。

我和弟弟在黑暗中拥在一起，借着烛光央求着母亲玩手影戏，那是我们儿时最喜欢的游戏。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和弟弟的玩具大多就地取材，几乎没有花钱买过玩具。某种程度上说，我并不排斥停电，甚至有点期待停电。因为只有停电后，才轮到蜡烛登场，要知道手影戏和蜡烛可是绝配。况且停电了，母亲也会顾及我和弟弟的视力，准许我俩可以暂时不用写作业。爱玩是小孩子的天性，何乐而不为呢？

母亲是玩手影戏的高手。同样是一双手，同样是半截蜡烛，母亲借助微弱的烛光，或单手或双手，或握或抓，或前或后，一双手在烛光的影射下变幻出活脱脱的动物世界。

在母亲的手影戏里，憨厚的狗会活灵活现地摇着尾巴，凶狠的狼会张开嘴巴露出锋利的牙齿，可爱的兔子欢快地在丛林里奔跑着，两只耳朵一跳一跳的，惹得我和弟弟都忍不住要上前揪一揪，慌乱中却揪住了母亲的食指，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兔子顿时不见了耳朵。

只见母亲的两只手一前一后，在烛光下飞快地变换着手势，手指灵活地摆动着，兔兔赛跑这种难度极高、两种动物同时出现的场景留在了斑驳的墙壁上，镌刻在了我略显贫乏的儿时记忆中。

外出做工的父亲常常缺席母亲的手影戏。他总是在临近月末才回家，脱了衣裳放下线，上了床倒头便睡，第二天蒙蒙亮便又返回做工的地方。等我和弟弟起床时，早不见了父亲的踪影，一度以为做梦的我从墙角的那堆脏衣服和母亲中午多加的肉菜中才能确认父亲确实回来过。

后来，我走出村庄，在各地漂泊，最终止步于车水马龙的都市中。这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常常让人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昼，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群，停电的次数少之又少。在灯火阑珊的第二故乡，置身于钢筋水泥筑就的现代化高楼里，我无数次回想起儿时那些停电的夜晚，母亲的十指在烛光里灵活地变换着，在黑暗中为我和弟弟上演着栩栩如生手影戏。

灯光一亮，我的童年戛然而止。

伴梯田而生的民居

